

# 一缸荷

□ 张建春 肥西

记挂一缸荷。

楼下小院中的一缸荷，风里雨里生长了十多年了。我几乎是天天见她，站在四楼的阳台上，低头就见得，还是记挂。

养荷的是两位老人，他们有闲情，养荷逸兴，荷养得盎然的好。

我以为这荷是为众人养的，栅栏小院透亮，且没有盖子，左右前后、上面都看得见。我就是在高处赏荷的，俯视荷事，特别的有味道。

荷植在缸里，缸有旧色，估计是高仿的青花，栽了荷，缸却鲜丽了，有荷叶顶戴，缸美气，也似会动，风吹荷叶摇，缸隐约回应。

荷花为粉色，重瓣，蕾若小拳，次第的开，盛花时十来朵，氤氲的粉气，有如烟云。烟云聚在一起，又散淡开，散开的香气，在四楼的阳台闻得真切。

两位老人爱花，花种了不少，但可看出对荷偏爱，众多的花，诸如月季、雏菊、茉莉、风车花、兰草等都是围着缸荷布下的。

花开花落，小院不闲着，两位老人也不闲着，花草还是得料理的。我有眼福了，花木润目，真得感谢两位老人。

围荷花开，荷花可和所有的花朵搭配，但小院中合花季的仅有月季、茉莉，荷花热烈、月季随心、茉莉芬芳，她们常凑在一起，性格相投，倒如是相好的姐妹。

还有种花从小院的栅栏间投进来，和缸中的荷花交谈，这花叫紫茉莉，汪曾祺写过，称之为晚饭花。晚

饭花傍晚时开，这时粉荷开始收敛，热烈不到一起来。粉荷晨开，紫茉莉晚放，错过了彼此最美好的时光，似乎有些遗憾。不过世间错位的事多，怪不得的。

高邮多莲藕，汪曾祺写荷的不多，却把晚饭花拎出来写，且写得妙，我时有不解。想这时，我多是在阳台上读汪曾祺，缸中荷开得正好，晚饭花还在梦呓中呢。

缸荷中常有蜻蜓落来，荷缸中清水一泓，可供它们点水。蜻蜓翅膀轻灵，飞着飞着，就奔美好来了。奇了的是，有一个夏天，我在浮水的荷叶上，发现了两匹小青蛙，青皮的青蛙，熟杏般大小。青蛙何处来的？缸有高度，它们蹦不上去的。疑问归疑问，晚上我还是听到了一问一答的蛙鸣。

找了个机会，我问两位老人青蛙的事。老人作答，蝌蚪哦。蝌蚪是老人从孩子手中解救的，放进了荷缸中。如此呀，我免不了多看了两位老人几眼。

平时和老人无交往，他们过俩人世界，也打扰不得。两位老人的眼睛都很深，看上几眼似乎自己要沉进去了。

缸荷开了几遭，两位老人突然前后故去，小院子兀自冷落。月季不精神，茉莉也开得少，但缸荷仍就葳蕤，少不了在夏天里粉状盛开。我还是担心着，有一天缸中的水干涸了怎么是好？不久就知这担心是多余的，两位老人的儿子十天半月会回来一趟，一回来就奔小院子，给缸注满了清水。

如此，缸中荷叶绿，粉色的荷花仍是烟云般。

去年我揪心了一把，荷花落尽，叶子还好看，不知

从何处涌来了虫子，不几天荷叶就只剩下丝丝，秃秃地挺着。我以为缸荷完了，谁知今年初夏一来，荷叶又田田的，缸面漂了一层。根在，心跳就在，我又知了一招。不用说，新的一季荷风，将在楼下的小院中掀起。

荷奔阳光，我曾试图在阳台上栽上一缸，但也仅是长了漂亮的叶，花永远的不发。荷是阳光的产物，不见她是在最毒的太阳下开花吗？好在楼下的小院有荷花，可和我阳台上的荷叶意恋，美美的也有情趣。

母亲到我这来，一上阳台，一眼就看中了那缸荷。说是，她也带我养过，那时我四五岁，不记事。荷为碗荷，栽在一砚台里，开花也结实，可惜砚台被我弄碎了，碗荷移进了门前的池塘，放逐的荷成就了故乡荷花塘。

母亲说这些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楼下的荷花正开得热烈。我一直喜欢荷，似乎这是渊藪。四五岁时和母亲养荷，无意中还成就了家乡荷花塘，美了故乡的土地。记得写过许多荷的文字，处女作是一首诗《荷梦》，躲进荷叶丛/太阳就找不到我的去处……隐约还记得。

为记挂一缸荷找理由，实际上不需要，记挂不记挂她都长在那，和我的目光无关。

还是去了阳台，看楼下的一缸荷，两个调皮的男孩攀栅栏，也是奔荷来的，他们打开矿泉水瓶向缸中注水，我眼前一亮，矿泉水瓶中有小小的蝌蚪呢！

到盛夏又有蛙声可听、荷色可赏了。

我还是记挂一缸荷，楼下小院，寂静中的一缸荷。

# 宝峰岩的瀑布

□ 晁惠芳 合肥

中国的十大名瀑看过七个，世界三大著名跨国瀑布全部看过。不知为什么，唯有宝峰岩景区内的瀑布让我沉醉。

对宝峰岩了解甚少，只知道景区属于喀斯特地貌，经上亿年的地壳运动和山水的侵蚀，演变成了目前的奇峰怪石、钙化梯田、飞瀑直泻、古树参天等独特的地理景观。

人间四月天，所有的绿都已舒展。车窗外苍绿的山上，时而看到山茶、丁香、杜鹃、芍药、牡丹花在风中摇曳。走入景区，扑鼻而来的是草木的香气和丝丝缕缕的湿气。绿，铺天盖地；小草茵如绿毯，古树绿叶如黛，溪水清如碧玉……连阳光和空气，也被染绿。

拾级而上，与山路并行的溪水，潺潺流动。溪边的花草灌木生机勃勃，清澈见底的水里没有杂物，只有光滑圆润的鹅卵石悠闲地在那里似有似无地谈论着此山此溪。

走着走着，便觉水声大了起来。我想，这可能是瀑布发出的声响。果然，再往前行走，九天飞瀑的标识尽显眼前。相传这里是儒释道三圣传道之地，仙气缭绕，吸引了蛟龙在此修炼。蛟龙生性凶猛好动，还经常在瀑布间来回戏耍。由于速度奇快，百姓经常看到蛟龙九个残影，他们以为有九条蛟龙在此争夺修炼之地，因此取名九天飞瀑。

传说归传说，我倒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大约九个蜿蜒平展、错落有致，犹如梯田，又如蛟龙残躯的瀑布。站在这片梯田般的瀑布群前，我想，难道在远古时期，这里是一个村庄？先民们在这里种瓜种豆，再依据地势修建梯田栽种粮棉，日出而作、日息而落吗？万千年的斗转星移，地壳

运动引起地貌的改变，让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？村庄湮灭后，他们去了哪里？

如今梯田形状依旧在，不见当年老村庄，只有从山峰流下来的泉水，来到这里后缓缓下移。继而在每一个阶梯上，变成了细滑的水帘，形成了只有宝峰岩才有的瀑布群景观。

在九天飞瀑的侧面，是一个大草坪。坐在草坪上抬眼可观云卷云舒，闭目可听瀑布从梯田走下来的脚步声。这时，一起来的唐女士情不自禁地在草地上做起了瑜伽。蓝天下，绿草中，瀑布间，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，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美丽画卷。透过她“梵我合一”的瑜伽动作，我仿佛听到了远古时期儒释道三家在这里争夺修炼之地时，释家发出的袅袅梵音。

人们爱看瀑布，是因为瀑布的形成和形状各有不同。

“瀑”是水流落差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动感，或千军万马的倾泻，或轻歌欢唱的飞溅；而“布”是水流落下时遇到不同的阻力，变幻出不同的形状。有的像透彻的轻纱，有的则似浑厚的布幔。

然而，九天飞瀑的“瀑”是轻歌曼舞的流动，九天飞瀑的“布”，既不像轻纱，也不似布幔。

不过，无论什么样子的瀑布，它所独有的灵性与造型是其魅力所在。看过很多名瀑，大多都是以壮观、气势磅礴、雄伟、气势恢宏……而著称。只有宝峰岩的瀑布，轻软柔美，带有一种田园风光似的安宁静谧，带有一种人间烟火般的温暖亲切。

剪一块九天飞“瀑”的“布”写诗，可以谱写出一首山水与田园交织的奏鸣曲，绚烂多彩却不眼花缭乱，宁静却不平静。

# 回家的路

□ 廖承好 上海

眼前的路光怪陆离，纵横交错、环环相扣，像编织的一条条球状的网，让你无法辨清自己的方向。只有通过指示牌才能跟着高德、百度、腾讯导航顺车流前驰，有时又在道路重叠的区域中被误导，路面高低下下的环绕也令中国古老的文字在导航表达中出现问题。我时常驾驶着车辆，脑海一瞬变成一片空白，有时甚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、去之何方。

人生有时被误导的东西实在太多……只有在痛定思痛反省中才能辨明方向正确的价值多少，所以在上海开二十年的车，几乎还是个路盲，经常在林立的指示牌引导下进入误区，这是每位驾车人都有过的经历。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不擅记有规矩的东西，不总结教训，因此在路的价值驱向问题上吃了不少亏，疑如我的人生多走了许多转弯之路……

并因此，常常梦见小时在乡下走在羊肠小路上的安逸、宁静、自由、洒脱、无拘无束的感觉，甚至每条田埂上有多少缺口，每条路径上长几株茅叶，村落在季节变幻中那些花草适时开放都深深刻在我心底！

比如，“二月二红灯罢，黄瓜葫芦都下架，三月三荠菜开花上高山……五月五斑鸠衔柴叫咕咕……”顺着这些民谣在乡野季节变换里毫无羁绊地穿行，没有什么对与错的纠葛，疯够了，累得连自己不知道是谁了，回家吃上奶奶烧煮的一餐稀粥，挨娘一顿爱怜的责骂，一觉睡到日出三竿。

关于路，我想过很多，人生的路和人的心路历程。我走过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、天涯海角、边塞疆域，搜索过记忆深处蛛丝马迹，透过斑斑点点，大抵因世事劳碌而淡淡然忘却诸多。唯乡下那条鲜为人知的弯弯小路却深深扎在我心田深处，每一条田埂因季节变换而由绿变黄、变青，每一株草茎上欲滴的露珠，都在我脑海中描述着农舍的诗情画意！那日出的田野、那老屋上空的袅袅炊烟、那晚霞璀璨树影下归巢的鸟儿，都是我一生难以割舍的艺术追求。任何五光十色的描摹仿造，抑或万花筒般的人为浮华模拟和重塑，都难以抵挡游子对故乡追捧和崇尚田园风情的最高渴求，更难以阻隔我对乡路的怀想，因为那是人世间的另一种境界。

然而，不论是都市里环绕入云、错综复杂的铺花歧路，还是乡间美好而充满泥泞的艰难小道，这一切，都像梦一样吸引我灵魂深处回归的欲望。

永远萦绕在脑海深处的是母亲吆喝回家的呼唤，村落前、老屋旁，娘在乡场上那一声声唤儿归来的回音久久在乡野回荡……

